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消 灭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消 灭

张 者

ZHANGZHE

■ 张 者，男，原名张波，1967 年 10 月 29 日出生，祖籍河南，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多家新闻单位记者，现为《南方周末》驻京记者。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桃李》，长篇经济访谈录《谏录》，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等。

消 灭

张 者

—

师哥，今年都三十八岁了还是一个未婚青年。师哥老孟是我们老板的法学博士，标准的老博士。这一点和他同宿舍的雷文就不能比了。雷文人家才二十五岁，也是博士，而且专业不比老孟差，是经济学博士，无论是法学还是经济学都是热门专业。

年龄像一把利器将老孟和雷文严格地区分开来。三十八岁的老博士和二十五岁的小博士这其中的高下明眼人一见就知道了。在校内老博士是吃不开的，若有同学在理论上发生了争执，一个就会骂：傻瓜，傻得像老博士似的。另一个还嘴：我操，你比老博士还傻。

这些校骂在校内十分流行，不过你千万别让老孟听到了，他听到了会冲学弟们嚷：谁傻，你们说谁傻，你们才傻呢！小

学弟见状一定会逃之夭夭，然后争议的双方会在阴暗的角落里讲和，捂着嘴笑。说，我靠，真碰到老博士了。

雷文当着孟师哥的面是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语的，不过年龄那把利器却实实在在地握在雷文手中，只要雷文一挥手，老孟必输无疑。可是，老孟又是一个不服输不服老的人，要不老孟就不会在三十八岁上还在读博士了。老孟也拿年龄这把利器和雷文抗衡。老孟便倚老卖老地在雷文面前充大哥。老孟说，大哥我毕竟比你多喝几年稀饭，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很多事比你有经验，你从幼儿园到博士没有一天离开过学校，不知江湖的险恶，这回你就听我的没错。

老孟说这番话是在他和雷文逛旧货市场的时候。应该说老孟和雷文开始相处得还不错的，要不两个大男人不会一起逛街。两人在宿舍就商量好了，为看世界杯外围赛在旧货市场上合伙买一台旧电视机。两人都是中国队的铁杆球迷，这次亚洲十强赛中国队能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能不能拿到日韩世界杯的入场券，已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们最放心不下的事。

在旧货市场上雷文一眼就看上了一台八成新的平面直角的 21 英寸的长虹彩电，要价才 200 元，就像白送一样。可是老孟却看上了一台八成旧的老式 18 英寸的牡丹，要价也是 200 元。两个人在旧货市场发生了争执。

雷文认为老孟有病，都是 200 元怎么会买牡丹而不买长虹呢！为此老孟便有了以上的那番话。老孟不要那 21 英寸的八成新的长虹彩电有他的道理。首先，老孟看那卖电视者不

顺眼，贼眉鼠眼的。老孟认为那电视来路不正，老孟向那人要发票，那人说要啥发票呀又不能报销，没有。雷文也说，就是，又不报销要发票干什么？

老孟把雷文拉到一边说，这电视有可能是偷的，他在销赃呢！雷文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又不是我们偷的，我们掏钱买的。老孟说，我是学法律的，你知不知道我们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什么？叫不当得利。

什么、什么？雷文不解。

老孟说，按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即构成不当得利。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雷文说，你拉倒吧。即便是偷的失主也不可能找我们，不当得利是贼而不是我们。

老孟说，贼反而不是不当得利者，贼属于侵权行为，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犯罪，盗窃罪。我们才是不当得利者，这种不当得利是基于第三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所以失主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返还。到那时如果我们又拿不出取得物品的合法根据，那我们就要返还所得物。我们只有找贼退钱，若找不到贼那我们就亏了。

雷文说，等到失主真找到了我们，电视机已发挥完效率了，也就是说我们花 200 元也值了，就当租用的吧。雷文想用他经济学那一套说服老孟。雷文说，如果失主真找到了我们，那电视也可以扔垃圾箱了，如果失主要求返还那就返还呗。

老孟说，如果我们明知电视机没有合法根据，其返还利益的范围应是受益人取得利益时的数额，即使该利益在返还时已经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返还义务也不免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益人明知其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却仍然置受害人的合法利益于不顾，这在法律上属于恶意。法律在这里专门惩戒那些占小便宜的人，所谓占小便宜吃大亏就是这个道理。

雷文冷笑了一下说，电视机是我们花 200 元买的，到时大不了还失主 200 元吧。

老孟说，返还的时候就不是 200 元了。这个长虹按正常价至少值 1000 元，我们花 200 元就买了，我们至少有 800 元的不当得利，等我们把电视看报废了，那么我们消耗了 1000 元而不是 200 元，如果返还就应是受益人取得利益时的数额，也就是要返还 1000 元。

雷文想骂，你这研究的是什么狗屁法律，忍了忍没有吭声。雷文觉得老孟无法理喻，买一个破电视机搞出了这么多说法，真他妈的是傻博士，书呆子。雷文想那失主怎么会找到我们呢，即使找到我们又怎么证明这电视就是他丢的呢，同样牌子的电视有的是。不过雷文觉得这些说服力都不强，如果在理论上说服不了老孟，在具体事件上较劲儿没有意义。

无论孟博士还是雷博士都认为，要消灭一个人的行为，首先要消灭他的理论；要消灭一个人的思想，就要消灭他的肉体。肉体不存在了他就没办法和你论争了。两人在同一宿舍经常性地论争，有时候连饭都吃不好，为此，他们便痛苦地总结出了这套结束论争的方式。

其实，老孟的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关于第三者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在法律上也还没有一个定论，争论还在继续。不过，雷文是经济学博士，法律不是他强项，在一些法律问题上研究得就没有老孟那般透彻了。最后，雷文只有依了老孟，雷文痛苦地认为在自己和老孟的论争史上这是最黑暗的一天。为此雷文后来对那台旧电视一直没有好感。

卖牡丹电视机的是一个老太太，也许她听到了老孟向那卖长虹的要发票，便把发票从怀里掏出来，在风中抖着，说我有发票，原价 2500 元，现价 250 元，一折优惠。你回去还可以报销。老太太以为老孟为了报销才要发票的。

雷文在一边极为生气，刚才老太太还开价 200 元，转眼要 250 元了。雷文坚决不干，不买了。老太太见状连忙说 200 元就 200 元吧，我这是跳楼价，就算我吃点亏吧。老太太开始啰嗦，卖给你们我放心，一看就知道你们是知识分子，爱惜东西，我对这电视有感情了，要不是儿子媳妇孝顺又买了一台新的，我说啥也不舍得卖呀！这电视质量那个好呀，我看了十几年没坏过……

连老孟也嫌老太太啰嗦了，把那发黄的发票拿过来，在太阳底下映着看，像验一张百元大钞。发票是十几年前的，可想这电视机的确有些年头了。老孟把发票上的编号和电视机上的编号细致对了对，见无误也无涂改之嫌，这才放心。在付钱时老孟硬让老太太写了一张卖旧电视的证明。老太太说不会写字，不愿写。老孟说那我写，你按手印

老太太在按手印时望望老孟说，我咋觉得这么别扭，卖个旧电视像杨白劳卖闺女似的。雷文在一边冷眼旁观，一脸

的不悦，最后只能苦笑。当老孟把旧电视放在自行车后座，推着走时，那个卖长虹的在后头恨恨地骂：傻 B。

老孟肯定听到了，不过装没听到。雷文乐坏了，算是解了心头之恨。

二

电视买回来后师哥老孟把我们都叫去了。那天在老孟房间看电视的总有十几个人吧。十几个人在老孟房间看电视，这种情况在后来并不多见，除了看足球谁他妈的去看电视，面对的又是老孟那台老掉牙的牡丹。大家对电视节目并不感兴趣，电视剧被同学们称之为“电屎剧”；新闻吧又都是会议简报；娱乐节目是一群假模假式的家伙出题考另一群自以为是的傻子；还有就是把大人当幼稚园的小朋友哄让成人玩一些少儿的游戏——电视上除了球赛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不过，球赛能看的并不多，甲 A 已让人提不起兴趣，甲 B 把全国人民当傻 B，踢假球。最多能看看德甲、英超之类的。

除了看球赛外，十几人在老孟宿舍看电视只有过一次，那就是看《大话西游》。那一次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整层楼展开了一次关于文学与电视的大讨论，这也是少有的现象，因为楼上住的没一个是中文系和艺术系的，专业为经济、法律、数学、化学、国际政治的同学。

当时十几个人看那《大话西游》哈哈大笑。看完了，老孟说无聊，这是对文学名著的亵渎。

雷文说，能让大家快乐就行。

这样争论便拉开序幕。这次争论的直接后果是电视被暂时封存了。关于文学与电视论争和其他论争一样最后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后来学术论争变成了争吵。老孟说，下次再看这种垃圾片我就关机。雷文说，这电视也有我一份，你关机还要看我同不同意。这样从艺术争论变成了权利的争夺。不过后来两人还是达成了妥协，电视除了球赛和电视招聘广告外一律不看。球赛当然不能不看，否则买旧电视干什么，电视招聘广告也不能不看，因为两个人都是博士，已把书读到头了，不找工作是不行的。

本科生可以赖着不找工作读研，研究生也可以赖着不去找工作去考博，博士生就必须找工作了，一辈子的书都读完了。

为了严格执行看电视的协议，老孟拔掉了开关，雷文拔掉了选台盘。那旧电视无论是电源开关还是选台盘都是手动的，只有两个人都同意了才能开电视。通常情况是这样的，老孟说咱看会电视吧，把开关从锁着的抽屉里拿了出来，打开电视。雷文把选台盘也拿出来，开始选台。两人互相配合，缺谁也不成。后来我们几个都准备了一个尖嘴钳，用尖嘴钳夹着不但能打开电源，而且也可以选台。再后来连老孟和雷文都买了尖嘴钳，因为不用尖嘴钳不行了，开关已被尖嘴钳扭滑丝了。

最先使用尖嘴钳的是师妹甄珠。那天师妹急着到老孟宿舍看一个大型招聘会的直播，老孟不在。雷文拿出选台盘说，我有一半权利，没办法了。师妹一急便到商店买了一个尖嘴钳，把电视打开了。老孟回来见电视机开着，大吃一惊，正

待发作，见是师妹只有作罢。况且又是招聘会的直播也就跟着看了。

用尖嘴钳篡夺师哥老孟的开关权，只有师妹敢带头。因为师妹和老孟的关系不一般。据老孟说师妹正追他，而我们在师妹处却得到了相反的说法。

把师妹许配给师哥最初是老板的动议。老板有一次曾对我和师兄说，你看孟同学都三十八岁了也没个女朋友，你们当师弟的就不知为他张罗一下。

我们说，没有合适的。

老板又说，你看甄同学年龄也不小了吧，虽然是你们的师妹，年龄却比你们大，二十八的大姑娘了还整天疯疯癫癫的。你们也应当关心一下吧。

当时我和师兄很感动，老板对他的弟子就像父母一样。父母只有养育之恩，而导师却有再造之恩呀！从老板处回来我们一合计，便笑了。老板这是让我们为师哥和师妹牵线搭桥呢！虽然老板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是明摆着的。于是，我们就开始拿师哥和师妹说事儿。开始我们对师哥说，甄珠师妹一直在我们面前夸你好，你用什么贿赂了师妹，要知道师妹是不轻易夸一个人的。在师妹眼里天下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居然成了师妹眼中惟一的好东西了，真不容易呀。然后，我们又对师妹说，你给师哥老孟下了什么迷药，他怎么整天在我们面前夸你呀！要知道在师兄眼里天下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的祸水，你成了他心中惟一的贞女了。

听了我们的这些谣言，两个人都露出了得意和害羞的神情。不过，两个人的害羞不太一样，师妹照常把腰扭几扭，像

个少女似的。她嗔责地瞪我们一眼，面现桃红，用食指点了一下师兄的太阳穴说，去！师兄你真坏。

老孟脸一红，眼睁多大。羞过了却跟在我们身后不离左右，给我们说这说那的。其实我们知道他说的都是废话，想把话题往师妹身上引。我们装着不知，不理他。半天之后他急了，会唐突地问，师妹在哪说的？原话里怎么说的？当时还有谁在场？怎么一个表情？师哥的问号串起来像一个铁锁链，那链子一下便捆住了他的手脚。这样一来他就会老实一些，再不会和你争论什么了，你说什么，他就会应和什么。这时你可以报过去的一箭之仇，你过去和他争论的问题，这时都可以搬出来，你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观点，老孟这时成了一个最没有主见的人。不仅这样，平常最小气的铁公鸡也会拔下最美丽的羽毛献给你。要是和他一起去打饭，他会给你买一个鸡腿，硬塞进碗里。他才不管你喜不喜欢鸡腿呢。

师哥和师妹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感觉就不对了。平常像二小子似的甄珠师妹会穿上真正的女装，搽一种怪颜色的唇膏。师哥会拿出他压箱底的只有在招聘会上才穿的衣服，西装领带的。

大家见面基本都是在师哥老孟宿舍。因为人家博士生两个人一个宿舍，人少。这事在我们硕士楼就不行了，人多嘴杂，干不成事。去老孟宿舍是为了看亚洲十强赛。师兄、师弟、师妹我们都去。开赛前师哥和师妹成了我们的主要娱乐节目。有一次我们甚至一个一个地溜出去，看他们单独在一起的状态。雷文这时候不太懂事，我们怎么向他打手势他都不理。后来我们把雷文叫出去说明情况，没想到雷文说，你

们师妹和老孟不合适。老孟大人家十来岁呢！像甄珠师妹这么优秀的女孩找什么样的不行。我们说，你别师妹、师妹地叫，我们又不是一个老板，不存在兄妹关系。她可比你大，是你师姐的年龄。

雷文说，大怎么了，常言说女大三，抱金砖。

啊！

我们目瞪口呆，难道雷文看上甄珠师妹了？

这一下就热闹了，师哥碰上了劲敌。最后我们商定保持中立，停止撮合师哥和师妹，让他们三个自由组合。反正师妹和师哥都是老大难，解决一个算一个。不一定非得让师哥和师妹好，同一个专业的算是近亲繁殖。最关键的是小博士雷文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如果成了我们妹夫，那是一桩美事。如果师哥和师妹成了，我们夹在中间都难办，不知是该叫师哥妹夫呢，还是该唤妹妹嫂子？无论是师哥还是师妹其角色的转换都让人别扭。

三

找工作要赶早，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往往是签了合同再准备论文，有的合同一签就上班，先过门，婆家需要呗。这样算是实习，毕业后一切都熟了。

我们一般不和师哥一起去找工作。他是博士，有自己的点。这样雷博士和孟博士便成了当然的伴儿。不过老孟和雷文结伴去找工作只有一次，后来再没去过，因为老孟和雷文

去找工作伤了自尊心。老孟认为和雷文那次去找工作是他最黑暗的一天。那天两个博士心情不错地在招聘会上逛。在一个招聘点两人都停了下来，那个点打着惹人的广告，说专招博士，年薪十万。专业要计算机、法律、经济学。两人见很合适便填了表。

招聘者见了雷文眼睛一下就亮了，验了雷文的学生证就让到一边恳谈席上了。可是见了老孟却又递了一张招聘须知。老孟看也没看就说，我和那位是一起来的，也是博士。我是法学，他是经济学。那人望望老孟，有些不情愿地让老孟出示证件。老孟理直气壮地把学生证递了上去。结果人家看了看学生证又递给了老孟，用笔尖点了点招聘须知的第三条第二款说，你看看这一条写的是什麼。老孟一见之下脸便热了，上面写着要三十五岁以下的。老孟三十八岁了，已过了线。老孟的心被刺痛了，可望望那人又不好发作，便悻悻然而去。

临走时瞟了雷文一眼，见雷文和恳谈席上的负责人谈得正热烈，见老孟走了还得意地挥了挥手。老孟在心中愤然骂了一句，小人得志。老孟无目标地在招聘会上又转了一圈，面若冷霜，心如刀割，后悔和雷文那厮一起来招聘会。正走着雷文迎面赶来了，说你怎么走了，那个负责人要和你谈谈呢！

老孟说，有什么好谈的，我对他们公司不感兴趣。

雷文说，我已给人家说了，我们是一起的，如果不要你，我也不去。

老孟一听此话，火一下就蹿上来了，说，我好像是卖不出去的，还要搭上你卖，去他妈的，别说年薪十万，就是二十万我也不去了。

雷文太了解老孟了，知道这一刀正戳在老孟的软肋上，心中极为受用。雷文在脸上却表现得很愤怒，说这种狗眼看人低的公司我也不去了。

招聘会后，老孟几天都没回过劲来。坏心情使老孟成了一个刺猬，连师妹也被刺了一下。师妹又不知老孟的心情不好，这天照例去老孟宿舍玩儿。本来师妹是去找老孟的，但老孟正在床上装睡，不想搭理人。师妹来了老孟还有意打了几个鼾，表示睡了，让师妹走。师妹却不走，便和雷文聊起天来。师妹怕吵了师哥，和雷文聊天的声音有些小，这样在师哥听来，师妹和雷文聊天就有点窃窃私语的味道了。

据师妹后来对我们说，那天她和雷文聊的是什么已忘了，好像开始是亚洲十强赛。中国队对阿曼队，客场。当时他们看的是北京台，那主持人特别讨厌，好像比谁都能耐，说米卢的不是。师妹是米卢的崇拜者，就是听不得谁说米卢的坏话。所以在聊到这一节时，师妹骂了一句粗话。这样老孟躺在床上终于忍不住了，突然跳起来说，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

师哥此话一出便把师妹推到了雷文一边。师妹眼泪一下便出来了。后来在雷文的示意下两个人走出了宿舍，在走廊里继续说话。雷文说，别理他，他最近心情不好。雷文便告诉了师妹招聘会上的事。雷文告诉师妹这事是有些恶毒的，这完全是变相提醒师妹老孟的年龄，一个年龄大得连工作都不好找的人，怎能成为终身依靠呢。当时师妹还在气头上，便说，有什么好生气的，现在招聘年龄都限制在三十五岁以下。男人过了三十五，如果在社会上还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就等于废品，博士也一样。

雷文特别爱听师妹这话，不过脸上却不表现出来，还指责师妹不能这样说，这会伤老孟的自尊心。师妹是一个有口无心、大而化之的人，再加上在气头上，没有她不敢说的话。

没想到此话却被上厕所的老孟听到了。当时雷文和师妹在走廊的转角处，并没有发现老孟，而老孟却听到了俩人的对话。老孟听到师妹如此说，那个气呀就别提了。老孟气是气只能先闷着，无法申辩也不好反驳，因为老孟怕背一个偷听人家说悄悄话的罪名。

后来师妹再到老孟宿舍就说不清是找谁了。师妹那一阶段去老孟宿舍谁在和谁聊。师妹碰到老孟或雷文单独在的概率基本持平，碰到两人都在有三次，碰到两人都不在有两次。师妹碰到雷文时，两个人便侃足球，一对男女球迷侃得云山雾罩的，好不快活。碰到老孟时，老孟曾向师妹道过歉。师哥的道歉导致了师妹的反道歉。两个人搞得彬彬有礼的，反而有些生分了。

其实师妹向老孟道歉是真诚的，师妹说那天是我们俩不对，打扰你了，下次不了。师妹越真诚越客气老孟心中越不是滋味，师妹的真诚和客气只能证明她的心离师哥老孟远了。你想如果两个人好上了，还客气什么，该打打该骂骂的，动手动脚的事时有发生。

四

总有一个星期吧，老孟终于从招聘的失败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老孟终于找到了为自己年龄辩护的理论。一周多来，老

孟心中窝了一团火，这团火不是针对那家公司的。老孟觉得那公司去不去都无所谓，关键是自己被雷文用软刀子捅了一刀。雷文从来没说年龄比老孟小十三岁就有优势，就优秀些。可是在招聘会上事实胜于雄辩，我雷文的年龄优势是明摆着的。老孟觉得胸口挨了一刀却说不出疼来。老孟一闭上眼便能看到雷文那得意洋洋的娃娃脸。关键是雷文在老孟心情不好的一周内一直很内敛，连看足球也不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了。雷文越是这样老孟越觉得他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更不用说这一周内师妹甄珠和雷文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这种密切的关系正向着老孟忧虑的方向发展。不过，老孟担忧的是他们关系太密切了，会影响自己和师妹今后的恋爱。老孟压根儿就没想到师妹会和雷文好。老孟认为师妹和雷文不可能好上，因为师妹比雷文大三岁。雷文肯定不愿找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女朋友；师妹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做男朋友。

为了使自己的年龄成为一种优势，或者说为了证明年龄大比年龄小更优越，老孟意外地在一本经济学书中找到了一套理论。老孟看到这套理论后心花怒放。老孟想你雷文不是学经济学的吗？我这一次用你的武器攻击你。

老孟看的那本书叫《经济与快乐》。书是好书，是一位华裔澳籍经济学家写的。这位经济学家言简意赅地说出了经济学的另外一个本质，那就是快乐。书中强调经济效益、经济政策怎么对人民更有利也就是为人民谋福利。福利是什么？福利就是快乐！如果只讲产量，不讲福利，人们就不会快乐。老孟看到这里便乐了，老孟觉得这经济学家把经济和快乐联系

在一起挺有趣的。更让老孟快乐的是一段关于生命价格的论证。

这位经济学家在谈到人生价值时，说人的生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老孟看到这里大吃一惊，觉得这个经济学家的确有经济头脑的。书中还说人的生命越老越值钱，生命之价值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到六十岁为顶点。

老孟读到这里大惑不解，在心中反驳。生命怎么用金钱来衡量呢？你的命值多少钱，我买了，然后杀之，你干吗？

经济学家仿佛听到了老孟心中的不服，说，世界上不允许也没有人进行杀人交易。非法雇人谋杀除外，这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必去估计到底花去多少钱你愿意死这种意义下的生命价值。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到花多少钱去避免死这个意义下的生命价值。比方应花多少钱避免交通意外死亡，减少因疾病而导致死亡等——这些是我们在开支中必须面对的。而这些问题最后必须用金钱来衡量。对每一个人而言，你最多愿意花多少钱去买一家安全记录略高的航空公司去旅行，这种行为正是反映你本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估计。

老孟边看边想，觉得经济学书也挺有趣。而对一个纯经济学家，一个经济主义者，你必须用一个经济的脑子，否则无法跟上他的思路。

经济学家接下来算了一笔账。开始用数字证明。如果你最多只愿意花一百元，去避免万一出现的意外死亡，那就用100除以0.01%，就等于100万元。也就是你對自己生命价值的估价。而在中国的航空公司其保险只卖20元，无论男女

老幼其生命只值 20 万元。如果每一个航空公司让每一个人自由选择保险金额，那么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就不一样了。如果把保险分为 20 元、40 元、60 元、80 元、100 元不等，这位经济学家通过调查发现，越年轻买保险越少，有些年轻人甚至不买保险，越是年老买保险越多。

经济学家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生命的金钱价值是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人越老越值钱。

这位经济学家在最后说，人越老越值钱，可能和老年人想得更周全、更稳重有关。对于年轻人来说万一出现的事故总是忽略不计的，所以不愿花更多的钱去预防万一。而老人却是把万一放在嘴边的，所以老人愿意花更多的钱去预防万一。

老孟看到这里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这位经济学家了。关键是这个结论一扫老孟心中的阴影，使自己的大龄有了优势。年龄越大越值钱，也就是说我老孟的生命比你雷文的生命值钱。为此，老孟不由又骂了一阵那些有年龄界限的招聘单位，他妈的傻叉，你招一个大龄员工肯定比招一个小龄的员工值钱。如此多招几个大龄员工，固定资产不就大大增加了嘛。

老孟看到这里心情非常舒畅地把书放到了雷文枕边。这书是雷文的，他刚拿回来还没看呢。老孟先看了，老孟希望雷文尽快看这书。

关键是老孟只看到了书的一部分，他只看到了人的生命之金钱价值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书中后一章又分析了人的生命之效用价值是随着年龄的减少而减少的。对于一个招聘单位来说，人家关心的是人的效用价值，这个人招进

来如何能最大化地发挥其生命效用价值，而不是把人招进来保值。保值是个人的事，一个人发挥效用价值才是用人单位的事。一个人发挥的效用价值比一个人的保值价值高得多。这就像有人把钱存在银行里只挣利息，而有人拿钱去投资。虽然投资有风险，但投资所得肯定比存在银行里收益大得多。即使是将钱存在银行里，银行还是用此款拿来借给那些敢于冒险的投资人。从终极意义上来说钱最后还是用来投资了。

所以，在老孟和雷文关于年龄的论争中，最后老孟一败涂地。老孟真傻，他放着自己的优势法律专业不用，却和雷文论争什么经济学问题，不败下阵来才怪呢。

雷文占了上风，不知道暗地里没事偷着乐了多少回。据老孟说，雷文连睡觉说梦话都是这个内容。夜里老孟失眠，雷文便在梦中说，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嘻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老孟听得清楚，快气疯了。后来老孟起身在雷文鼻子里挤了半袋牙膏才解气。

老孟为什么不总结一下那次买旧电视时胜利的经验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孟对那部旧电视更有感情。因为那部旧电视记录了老孟曾有过的辉煌。同样，那部旧电视和成千上万台各种各样牌子的电视机一样，也记录了中国足球队的辉煌。

五

中国队对阿曼队，无论是平是赢中国队都会提前两轮

“入世”。结果现在天下告知，最后中国队将一比零的比分一直保持到终场。当终场的哨子吹响时，全中国都沸腾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我们几个更是把师哥老孟的宿舍闹得底朝天。

这时，雷文提出上天安门，第一个响应的是师妹甄珠。这时老孟却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表示反对。后来想想老孟反对最大的原因是提此建议者是雷文。如果换一个人说不定老孟也跟着去了。那天老孟没去，雷文和师妹甄珠却真的去了。他们首先在校园内闹腾了一下，然后带着几百个更为年轻的学弟学妹搭着 TAXI 上了天安门。

雷文和师妹在天安门的人潮中欢呼。在欢呼中雷文那小子不知是一时激动还是早有预谋，在金水桥边热烈地吻了师妹。这个吻对师妹来说太突然了，师妹最开始简直没有反应过来。当被雷文紧紧拥抱着吻得透不过气来的师妹，终于感受到幸福之降临后，不知咋搞的哇的一下哭了。雷文当时慌了手脚，还以为师妹气哭了，连忙哄。可是越哄师妹哭得越凶，雷文急了搂着师妹大喊。

我向中国足球队保证，永远爱你！

师妹不哭了，定定地望着雷文，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师妹后来对师姐说，她当时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了二战胜利时，巴黎街头庆祝胜利中那位一身硝烟的士兵和那位美丽少女的著名之吻。

师姐柳条说，你们的吻肯定也会载入史册。师姐柳条还说，我已在电视上看到了你们的吻。看吧，你们的吻不久将

在各个电视台轮番播出，会出现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各个杂志的封面。

对于师姐的说法，师妹甄珠深信不疑，要不她不会三天内都不敢去老孟宿舍看电视，不敢去报刊亭买报刊。她一个人躲在图书馆法律文献室内一直不露面，害得雷文四处寻找。

师姐说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雷文和师妹之吻，完全是添油加醋的无稽之谈。如果真是那样，老孟不会看不到。老孟那天晚上守候在电视机旁一直到雷文凌晨三点归来。如果老孟看到了雷文和师妹热吻的镜头，老孟不会在师妹和雷文都好了一月之久了才知晓。

这种事情往往当局者迷，雷文和师妹好了之后，没有任何人去告诉老孟，大家也不敢去告诉老孟，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告诉老孟这个事实简直是太残酷了。

老孟发现雷文和师妹甄珠好上了是在一个月之后。那天中午老孟从图书馆回来，当他打开宿舍门时，见雷文和甄珠师妹站在屋子当中搂在一起热吻。老孟懵懵懂懂地站在门前发愣，两人却目中无人地当着老孟的面多吻了一会儿才分开。老孟眼睁睁看着两人吻完了，拿碗的拿碗，提水瓶的提水瓶，双双出门去打饭。在临出门时两人都没和老孟打个招呼，把老孟晾在那里。

老孟发现这个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来找我们。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上了我们五楼。当时，师兄王莞、师弟李雨和我正吃饭。师哥老孟来了很神秘地关上了门。老孟说，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我们三个便抬起头吃惊地望着他，等待他揭秘。

老孟说，师妹甄珠和雷文那小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此话一出，师弟李雨笑得把饭喷得老远。我和师兄互相望望也笑起来。老孟见李雨如此反应，就又重复了一句，说，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们三个都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老孟的表述更搞笑。他说，甄珠这种女人我是不能要了。无论她再怎么追我，我也不能答应她了。没想到她作风如此不正派，居然背着我和雷文偷情。这还了得，我还没和她好呢，她就这样，如果我真和她好了，将来结婚了，我岂不是要戴绿帽子。

老孟这番话极为严肃认真，我们三个哭笑不得。

师兄王莞说，既然这个师妹作风这么不正派，那就不值得你去爱，让她去害雷文去。

老孟说，对！说过了扬长而去。

老孟走后，我们再也没吃下饭，笑得肚子疼。后来我们平静下来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原本我们都认为这件事不太好处理，对师哥老孟打击太大。老孟现在的师妹，未来的女朋友，将来的老婆眼睁睁被雷文抢走了，他如何服气，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如何能经受住这般打击。老孟自尊心太强，我们甚至还担心老孟不要因此弄出什么事来。现在看来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件我们认为最难处理的事结果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

我们由衷地佩服老孟，他真是大智若愚呀。

我们没想到的是老孟从我们处离开直接去女生宿舍找了师姐柳条。老孟将同样的话向师姐柳条说了。

这些话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雷文耳朵里。这导致了雷文和老孟的新一轮论争。不过，这次争论是间接的，论争的双方也没正面接触。因为这个话题如果正面论争就显得庸俗了。你想，如果两个大男人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说，她是我挑剩的，你捡的是破烂；另一个说，你没本事，是我抢的。这像什么话，和泼妇骂大街有什么两样。两人不当面说，都找我们阐述自己的观点。那些天，我们像电视里大专辩论赛的评委似的，听他们正反两方的观点。两个人的观点概括如下：

师哥老孟：甄珠是我挑剩下的，让雷文那厮去捡吧。

雷文：他老孟没本事，近水楼台他也没得月，甄珠让我挖走了，他活该。

我们的评议：都有道理。

师姐认为，你们都是大男人主义者，把我们女同胞当什么了。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不说我们甄珠师妹挑了他们。师姐指着我们说，还有你们几个，把这一切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还有一点师兄的样子吗？还有一点兄妹之情意吗？你们和那些市井村妇有什么两样？

我们本来想说又不是我们让他们来的，是他们自己要来的，可是面对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师姐，我们不敢还嘴。

这次论争的结果和以往没什么区别，不了了之。论争结束的时间是在师哥老孟认识了一位叫姚旋的小姐之后。

师哥老孟有了姚旋便不屑讨论甄珠师妹了，事实胜过雄辩。自从师哥老孟认识了姚旋小姐之后，老孟的嘴里就多了一句话：姚旋下周要来。

老孟时常会在看电视时告诉我们，因为那时候人多。老孟在宿舍挥舞着一再挥舞着一张粉红色的信笺，告诉我们姚旋可能到来的日子。老孟说到姚旋是有些炫耀的成分的。因为姚旋我们都见过，的确是个美女。而且这个美女还有些小资情调，放着电话不打，却用粉红色的信笺给老孟写信。

六

姚旋是谁？姚旋首先是老孟的女朋友。姚旋同时又是一个外企公司的业务主管。

姚旋来我们学校找一个叫王愿的女生玩儿，在舞厅跳舞时被师兄王莞发现了。师兄王莞和她们跳了一晚上的舞，然后还请她们去酒吧喝酒。去酒吧是由我和老孟作陪，没想到姚旋和老孟一见钟情。师兄王莞是情场老手了都没沾上边，为此他后悔那天让老孟出来泡吧。

老孟这一次撞了大运。他不仅收获了一位白领丽人，关键是还找到了工作。在姚旋这位业务主管的推荐下，老孟迅速和这家外企达成了口头协议，年薪十五万元而且每年递增。我曾小心地在私下问老孟，师哥，他们没嫌你的年龄？老孟大度地说，他们认为我这个年龄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谈到年龄老孟居然如此豁达，这在过去是没有的，简直是判若两人。

老孟悄悄对我说，这个公司不嫌他的年龄，姚旋也不嫌他的年龄，他比姚旋大了十三岁。

哦，我说。这大得不整整一轮嘛！

师兄说，他们公司的老总比太太大二十四呢，那是整整两轮。人家两轮都可以，我这一轮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说，看样子这个公司干什么都没有年龄界限呀。

姚旋第一次来看老孟是开着车来的。不过，姚旋自己不开，有专门的驾驶员。那驾驶员穿的是工作服，很敬业。他不但给姚旋开车，还给姚旋提包。

师妹甄珠说，那驾驶员看起来精明能干，年轻，长得也帅，可惜只是一个驾驶员，否则配姚旋挺合适。师妹说这话有些指桑骂槐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说老孟和姚旋不配，鲜花插在牛粪上。不过，没有谁太在意。因为大家都被姚旋的隆重到来吸引了。

姚旋第一次来看老孟没有任何预兆，连老孟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几个正在老孟宿舍看意甲，有人在楼下拼命按喇叭。师哥还骂了一句，这是哪个傻叉，不知道在校园内禁止鸣号吗？这时老孟的电话就响了。王莞刚好在电话机旁顺手就拿起了听筒。

喂，谁？

一位小姐的声音便十分好听地在王莞耳边响起。

喂，你好，孟朝阳在吗？

王莞的声音一下就弱了，答，孟朝阳在，你请等。

王莞喊，老孟，快电中有话，是一位美女。

老孟说，扯淡，哪有美女找我。

王莞说，快点，你接不接，你不接我挂了。

老孟不情愿地挤过来拿起听筒。老孟只喂了一声就再不会说话了，有些激动。老孟说，我的确不知道是你在楼下按

喇叭。你，你要上来……好吧，不过我宿舍有些乱。

老孟放下电话，大喊快帮我收拾一下房间，姚旋来了。王莞和我都见过姚旋，也吃了一惊。王莞盯着老孟问，姚旋难道专程来看你？

是呀，是呀！老孟不无骄傲地说。

王莞说，我操，你他妈的走桃花运了。

老孟说，别乱说，她主要是在为我找工作。

说着说着，姚旋就敲门了。我们几个连忙把电视关了，都站了起来。老孟打开门，姚旋像一道彩霞出现在门口，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大家都张着嘴现陋相。

姚旋走进来使整个宿舍蓬荜生辉。姚旋见我们都站在那发愣，笑了，说你们在干啥？

王莞说，没干啥，我们又见面了。

姚旋说，我来看看朝阳。姚旋说着含情脉脉地望了老孟一眼。我们都被朝阳的称呼电了一下，全身都麻。我们平常只喊老孟，早忘了老孟的大名叫孟朝阳了。

这时，我们发现门前还有一个人。姚旋仿佛忘了他，轻描淡写地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司机，小苏。又对小苏说，你就别进来了，这屋里的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没有你容身的地方。你还是回车上等我吧。小苏冲大家笑笑，说各位老师好。然后把包送给了姚旋，我是为你送包的。姚旋接过包向小苏点了点头，把门关上了。

我们望着姚旋，完全被她的风度镇住了。我们不由想起了老板的秘书梦欣。梦欣和她一样漂亮，可就没有她大气。也

许年龄要小一点的原因，梦欣给我们的感觉是小女孩。姚旋就不同了，姚旋人家是外企的业务主管，这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秘书不能同日而语。最关键的是梦欣一直被我们老板以及他的弟子们特别是师姐之类的同龄女性压住的。而姚旋人家一直独当一面，手底下有几十个人，连司机都配了的。

姚旋那天在老孟宿舍没坐一会儿就走了，姚旋走之前柔声对老孟说，别忘了后天到公司去，我都给我们老总说好了。

老孟不好意思地说，不会忘的，不会的。

姚旋上下打量一下老孟说，这样吧，明天我来接你，我们一起上街给你买几套衣服。看你，堂堂一个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实在是邋遢。将来我可不准你这样不注重外表。

老孟低着头，羞着。像一个小学生似的。而我们几个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这老孟前世烧了什么高香，被姚旋女士看上了。真是傻人有傻福，傻博士有艳福。

姚旋那天短暂的访问，对于老孟来说意义深远，影响长久。常言说人生有两大喜事，一是金榜题名时，二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就不必说了，老孟是博士，相当于过去的状元了，而且已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如今这洞房花烛夜也不远了。

姚旋的到来一扫老孟心中长久聚积的郁闷，过去的一切挫折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和雷文的竞争中老孟可以长长地吁口气了。春风得意的老孟在那段日子明显地年轻了，连年龄小老孟十三岁的雷文也感觉不到了两人的年龄差距了。走在校园里的林阴道上老孟时常会一蹦三跳地去摘树叶，要不然

就是骑着破自行车双手丢把，在往常这都是老孟深恶痛绝的。雷文明显地嫉妒老孟了，雷文说这是老孟老不正经，老孟听到了也不火，还很得意。

雷文和甄珠一次到我们宿舍玩儿，他们一不留神便暴露了心态。雷文说，他（指老孟）找一个美女回家做老婆能守得住吗？讨老婆还是要找丑女，放心。雷文这酸溜溜的话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雷文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师妹甄珠丑。

师妹当时就不干了，质问雷文你是不是嫌我丑？

雷文说，怎么会嫌你丑呢！你是我心中的美女。

师妹又问，是心中的美女，那是不是现实中的丑女？

雷文说，你不但是我心中的美女，也是现实中的美女。

师妹又问，既然你认为讨老婆还是讨丑女，那我又是美女，你是不是不准备娶我当老婆？

雷文这下知道了师妹的厉害。我们这个师妹我们都领教过，今后有雷文吃的苦头。在那段时间，雷文整天被师妹弄得焦头烂额。

七

老孟一走就一个星期没回来。一周后我们见到了另一个老孟，一身的名牌。足登耐克鞋，下身是 TIYE 牛仔裤，上身穿鳄鱼牌 T 恤，外套鳄鱼牌夹克。老孟回来显得贼年轻，贼清爽，剪了板寸头，一根杂毛也不见了。据老孟自己说焗了个油。脸也亮了，胡子刮得一丝不苟。过去老孟的胡子没刮

净过。据老孟说，曾被姚旋硬按着做了个美容。

雷文第二天对我们说，老孟这次出去连底裤都换了。雷文说这我们信，因为只有雷文才能看到老孟穿的啥底裤。我们不由想起师弟为女朋友蓝娜买内衣的故事。师弟就是靠一套几百元的内衣让女朋友蓝娜晚上辗转反侧，坐卧不安。结果在一个月夜找到师弟，让师弟成就了好事。

那么老孟肯定也被姚旋“办了”。你想，老孟一周不归住在何处？在何处换得这身行头？具体地说在何处换得底裤？不可能在客厅换，也不可能在卫生间换，只能在卧室换。姚旋有一套公司给的住房，两室一厅。师哥要换底裤肯定在姚旋的卧室内换，也就是姚旋的闺房。在那间温馨的、充满了香水味和女人味的闺房，难道老孟只换了换衣服……不敢想象，不能想象。

何必想象呢，审问之。师兄王莞说。

于是，我们几个便把老孟师哥扣留在我们宿舍住一夜。那时候集体宿舍的灯已经熄灭，月光从窗口爬进来，几个人躺在能见度还可以的黑暗中，我们开始审问师哥，主审是师兄王莞，陪审员是我和师弟。

师兄问，老孟师哥这几天你哪去了？

老孟答，看书去了。然后坏坏地笑笑。

师弟说，你骗谁呀！这几天你根本不在学校，看什么书。

老孟在黑暗中又嘿嘿笑笑，说真的看书去了。沉了沉老孟又说，其实女人也是一本最精彩、最难读懂的书呀。

噢——老孟师哥一出此言，我们几个躺在床上吓得不敢出声了。老孟所说的看书就是去找女朋友姚旋。我们曾经听

老板的好友宋总说过，“唱歌”就是在外头找小姐。老孟为了区分找小姐和找女朋友的不同，便又创造了“看书”一说。老孟那天晚上告诉了我们看书的过程。

老孟被姚旋接走后逛了一天的街。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老孟除底裤外已焕然一新了。第二天老孟顺利地通过了老总的面试。当晚姚旋请老孟吃饭，说是庆祝一下。庆祝地点在姚旋的居所。姚旋亲自下厨为老孟烧了几个小菜。

别说，那菜的味道真不错。

我们喊，别说那菜了，捡重要的说。

除了小菜外，还有一瓶红葡萄酒，还点了红蜡烛。

妈妈的，够小资的了。

后来，老孟应邀参观了一下房间。在姚旋的带领下老孟走进了姚旋的卧室。

老孟说，也不知咋的，俺一进她的卧室就昏了头，不知不觉就抱在了一起。

姚旋开始脱了自己的衣服。老孟觉得前奏太短，姚旋的行动太快了。我们知道老孟虽然在读博士时没有女朋友，但他在工作期间曾和一个女人长期同居过。老孟和人家同居又不和人家结婚，铆足了劲儿要考博。老孟考上博后便和人家分手了。

所以，老孟并不是一个没有性经验的人。老孟是一个相当理智的人，学法律的嘛。老孟见姚旋脱衣服便摇了摇头，拦住了她。老孟的冷静让姚旋大吃一惊。老孟轻轻将姚旋放平在床上，然后跪在床边为姚旋脱衣服。老孟一边脱姚旋的衣服一边念叨。

女人也是一本难读的书呀，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读懂了，其实一点也不懂，有时候你以为读不懂，可忽然就会一目了然。

姚旋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任凭老孟阅读。老孟又念叨。

我最不喜欢一目了然了。老孟解开了姚旋上衣的五颗扣子，说我打开了书的封面。老孟在姚旋的乳罩上抚摸了一下，说，这是书的扉页。老孟在翻开扉页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老孟老土得怎么也找不到那新式乳罩的挂钩。

姚旋抬起手来想帮助老孟，却被老孟拒绝了。老孟抓住姚旋的手说，别动，我自己来。别忘了我是博士，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书我啃不动，还有什么科研课题我攻克不了。老孟说，只要是文科类的，我自信有这种能力。

于是，姚旋便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本真正的书。

老孟把那新式乳罩研究了一会儿，终于在那乳沟处找到了暗藏的机关。老孟说，越是离自己近的，离眼睛越远，往往在鼻子底下的眼睛反而看不到。开先老孟在姚旋的背后摸了半天，后来又在姚旋胳肢窝搜索了一阵，姚旋怕痒都被老孟摸笑了。

老孟将那挂钩一打开，天地便豁然开朗了。老孟看到姚旋的双乳活蹦乱跳地在那里滚动，就像草原上正放牧的羊。

老孟说，这是书的两个基本点。

老孟将视线移向了姚旋的下边。老孟轻轻解开姚旋裤子上的三颗扣子和两个挂钩。老孟将姚旋的裤子脱掉了。

老孟说，我已翻开了封底。

老孟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姚旋那白色的真丝镂花底裤，说，这是一张美丽的插图，在插图后面自然是书的中心思想。老

孟一边说着一边将那插图翻了过去……

老孟说，我打开的只是一本书的装帧，如果要了解书的深刻内含必须深入细致地阅读。

可是，老孟在具体阅读时却出现了问题。由于老孟在翻开书的装帧时太理性，太注重精神的享受。结果精神和肉体产生了冲突，也就是说肉体不听精神的指挥了。肉体向精神提出了抗议，罢工了。这让老孟十分尴尬。老孟就像兴冲冲走进图书馆，打开一本书正要看，一摸却忘了带上眼镜。

老孟面对打开的姚旋，自作聪明地幽默一问。

对不起，我没带眼镜，无法深入细致地阅读。

当时，姚旋已被老孟撩拨得盛情难却了，听老孟这样说，就有些气急败坏，而且根本没理解老孟的幽默。姚旋说，你还没看够呀，还要戴上眼镜看，有病。没你这样看书的，要来快来吧！

姚旋一把把老孟拉上身，用手向下一摸，空的。姚旋一下就坐起来了，说你这种男人只是理论上的，没劲。研究任何课题都要理论结合实际。你这种只谈理论的男人，我无处把握你。

老孟不好意思地说，我太激动了，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姚旋说，你是太理性了，连做爱都理性，不知干什么你充满激情。姚旋见老孟可怜巴巴的样子，态度缓和了些。说，算了，睡吧，这几天你太累了，我不逼你。

后来，老孟和姚旋还是成功了几次的，但都没满足姚旋。姚旋说你要好好补补身子才对。

那天晚上，老孟对我们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姚旋都

是一个好女人。老孟说着爬起来从挂在床头的衣袋里摸出了一串钥匙。他哗啦啦地在黑暗中摇着钥匙说，这是姚旋房间的钥匙，她给了我一套。她说一切对我都不上锁，房门随时可以打开进入，书也随时可以打开看，更可以深入研究。

师兄王莞说，他们公司的白领丽人肯定特多，下次姚旋再来，你告诉她一声我们这光棍多着呢。让她带几个来。咱哥们儿都想办法弄一串钥匙保管保管。

师弟说，你可别只忙着自己看书，把兄弟们都忘了。

八

姚旋第二次来学校一直呆到晚上十一点。她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并且在学校舞厅跳了舞才走。临走时自然把老孟也带上了，我们送老孟上车挥手向他致意。说，去吧，去吧！就像送一个上刑场的人。因为老孟当时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们，一副无奈的样子。可见老孟是不想去的，但又没办法。姚旋说明天老总要请几个新招聘的中层吃饭，吃过饭说不定就签合同了。这样老孟就不得不去了。

姚旋这次来还是那个小苏司机开车。我们问姚旋怎么不亲自开车，姚旋说，公司有规定，无论是因公因私用车，公司中层干部外出必须让司机开车。姚旋说，这样做公司并不是怕用车，是怕中层干部出去了酒后开车。因为公司的中层干部应酬多，过去曾出过这方面的事故。

姚旋是在学校舞厅说这番话的。当时我请她跳了一曲，伴着轻音乐姚旋的这番话特别贴切自然。姚旋说这番话时我不

由望了一眼正和本校一位女生跳舞的司机小苏。可以看出小苏的舞跳得很好。

后来姚旋出于礼貌请小苏跳了一曲。那一曲节奏十分快，是快四步，有点像迪斯科的劲头了。我和老孟站在圈外看他们跳舞。我问老孟，你怎么不请姚旋跳一曲？老孟说不会跳。师兄王莞说不会跳抱在怀里晃，也不能便宜了别人。

王莞望着姚旋和司机小苏说，你看他们俩跳得多好，配合默契，就像一对似的。

我瞪了王莞一眼说，你瞎说什么。

王莞说，别忘了舞能生情的。

王莞这话是十分有道理的，他是舞林高手，有很多经验和体会。末了，王莞对老孟说，老孟哥，你要小心哟，那个小苏可是个小帅哥。

老孟不屑一顾地笑笑说，王莞你想哪去了，小苏只不过是一个司机。

是呀！我也说，你王莞想得也太偏了。小苏只不过是一个司机，哪能和我们孟博士相提并论呢。

王莞说，这可不是我说，这是雷文说的。

老孟一听便骂，雷文那厮是妒火烧的，惟恐天下不乱，这种往我头上倒尿盆的事只有他能干得出来。

王莞说，雷文曾看到姚旋上车时和司机小苏打情骂俏。

老孟火了，说雷文完全是造谣生事，我迟早会收拾他。

王莞说你别嚷呀，人家嫉妒你，你还不让人家逞一下口舌之快。

老孟自负地摇头不语，然后向姚旋招招手。

姚旋放下小苏就来了。

老孟得意地扫了我们一眼。意思是说，看吧，我招手即来，挥手即去。

姚旋来了，小苏便知趣地退到一边休息。姚旋汗涔涔地问老孟，朝阳，叫我？老孟说，我看你太累了，喊你下来休息休息。姚旋笑笑说，这样疼老婆呀，那还不给老婆买瓶水。老孟点点头，连忙买水去了。

老孟本来买了四瓶水回来，想想不对头，又回去补买了一瓶给小苏。

大家边喝边出了舞厅，然后老孟上车便和姚旋走了。老孟临走时让小苏和姚旋把瓶子都留下来交给王莞，说每个瓶子押金五角钱呢。

王莞见老孟的车消失在校园里，顺手把瓶子扔进了垃圾箱。骂，你看这老孟的德性，每个瓶子押金五角钱呢！你老孟就少了那五角钱，丢人现眼，真是个傻博士。

老孟第二天就从姚旋处回来了，老孟回来脸一直灰着。我们问合同签了吗？老孟瞪了我们一眼，用河南家乡话骂了一句，签他娘的 B。

在公司老总宴请的饭桌上，老孟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伤害。老孟和几个新招聘的和老总吃饭。席间，老总问老孟是哪人呀？

老孟答：河南人。

老总便独自笑了，笑过了说，我有一个段子。

几个人一听老总说段子了，都停下了筷子。老总说你们知道董存瑞炸雕堡的故事吧！

知道呀，大家都道。上小学时在课本上都念过了。

老总说，你们念的那是正史，我这里还有一个野史。老总说，当时董存瑞和班长一直冲到了敌人的暗堡桥下。这时总攻就要开始了，班长对董存瑞说，你在这等着，我去找个棍。董存瑞说好，你快去快回。结果班长一去不回返。这时，总攻终于开始了，董存瑞一急只有用手托起了炸药包。董存瑞在拉导火索时喊了一句话。这句话和书上写的不一样。老总顿了顿说，这句话说是：

千万别相信河南人呀！

轰，炸了。

老总说那班长就是一个河南人。

哈哈——大家都笑了。

老孟开先也和大家一起笑了，笑了一半老孟觉得不对味，那笑便凝固在脸上了。在大家的笑声中老孟一下便立了起来。老孟愤怒地对老总说，你既然不相信河南人，我在贵公司就不可能有发展。告辞了。

老孟说着拂袖而去。

身后，老总喊，孟朝阳，孟朝阳。却没喊回来。

老总有些下不了台，对在座的几个笑笑，说人家都说博士傻，真让我遇上了，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大家开个玩笑嘛！

后来，老孟没去那个公司。这样老孟和姚旋的关系自然受到了影响。如果我们遇到老孟总要问一句，最近姚旋怎么样？老孟总是答，姚旋下周要来。

其实，姚旋后来还是来过一次的，但在学校没有露面，把老孟叫到校门口见面。在校门口两人站在那里说话，一些不

法分子便围着他们转，问，要文凭吗？我们和老孟出校门时也遇到过这种事，每逢这时老孟就会停下脚步，虎着脸训人家。

我看你们是想进去了。在外面呆得不耐烦了是吧。

不法分子见老孟年龄大，怕碰到便衣了，便缩着脖子连忙撤退。这时，老孟会显得特别开心。老孟对我们说，娘那B，俺在学校苦读苦熬到博士，二十年寒窗才拿到一张文凭，这些不法分子一晚上就伪造出来了，才卖几百块钱，真让人生气。

我们也讨厌这些人，整天像个苍蝇似的围在校门口四处转，可是实在懒得理他们。老孟碰到了肯定要训斥他们的，特别是和姚旋正说话的时候。当时，老孟把脸一拉正要发飙，姚旋却说话了。

有这个学校的吗？

不法分子一听有戏，便说，哪个学校的都有。

姚旋问，本科生的有吗？

不法分子说，连博士生的都有。

老孟见姚旋和这些人搭话，把脸一虎说，你们知道我是干啥的？

不法分子见了老孟，心里没谱，想溜。

姚旋却嘻嘻笑了，说他就是博士。你们如果做得不像可骗不了我们，我们有真的对照。

不法分子一听就走了，有真的还找俺做假的干啥，分明是耍我们。

姚旋便喊，别走呀！多少钱一张？

不法分子还是走了。

老孟不高兴地问，你问他们这些干啥？

姚旋说，我想弄一张。

老孟说，那假文凭是一张废纸，一点用都没有。现在计算机联网了，一查就露馅。

姚旋说，又不是我要，我大学毕业都两年了。小苏托我帮他问问，他已和人事上说好了，弄一张假文凭堵其他员工的嘴，好升职。不能开一辈的车呀。

老孟望望不远处停着的车，小苏就在里面，老孟瞪了姚旋一眼说，你真糊涂，买假文凭是犯法的。

姚旋不高兴了，说，你别拿法律吓我，我知道你是法学博士。

老孟被姚旋噎了一下，半天没说出话。姚旋见老孟不说话，便说我还有事，下周再来。姚旋临上车时，勉强对老孟笑笑，走了。

九

我们有一阵子没见到姚旋了。大家都有点为师哥着急。每逢谈到这个问题，雷文便面露冷笑。这一点我们几个都批评过他，说你雷文没必要这样，看人家笑话也不是这样看的。雷文很无辜的样子，说，我只不过笑了笑，连句话都没说，你们都说我看笑话，下次我哭好了。

老孟说，你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雷文说，你看你老孟，啥时候把自己比做耗子了。你可是个大灰狼呀！

雷文此话一出连老孟也笑了。师弟李雨说，雷文你是说我们师哥是一个大色狼吧！大家又笑。老孟笑得极为开朗，他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男人嘛，被大家誉为大色狼是一种十分荣幸的事，否则说你是太监你试试。

姚旋一直没来，不过姚旋的信却不断地来，基本上两天一封，一周三封的样子。用的信笺就是那种粉红色的，还有香味。我们都说，老孟你真是艳福不浅呀，现在谁还写情书呀，很古典的。老孟说，那师弟李雨的女朋友不是整天让人送信吗？还叠成小鸟。师弟一听这话脸就拉下来了，痛苦得直闭眼睛。师弟和女朋友蓝娜的事让人没法说。

这样，如果老孟再接到信，把那粉红的信笺在灯下抖着说姚旋下周要来，至少有两个人不敢吭声了。一个是师弟，他怕老孟说蓝娜；一个是雷文，他怕老孟说他看笑话。

这天中午，老孟收到了姚旋的来信，他习惯性地又说了句姚旋下周要来。当时宿舍里只有雷文一个人。雷文正看他那本《经济与快乐》的书。雷文看着看着便嘿地一声笑了。

这是雷文的老毛病了，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要旁若无人地发出一些声音。比方他会在饭厅里愤怒地放屁，在阅览室焦急地接鼻涕什么的。这些毛病基本上没给雷文人生带来什么损害，对生活也没产生影响。可是，这次雷文看着书轻轻一笑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雷文的笑刚好和老孟的话重叠。本来这两个不搭界的事却神秘地链接在了一起，这使老孟误以为雷文又在嘲笑自己。老孟悻悻地将信塞进衣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很郁闷地出了门。

老孟来到了我们宿舍，说雷文那厮又嘲笑我了，我们几

个正忙自己手中的事，对老孟的老生常谈失去了兴趣。师兄王莞说，姚旋不来算了。她不来你可以去呀！反正你有她的钥匙。你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给她一个惊喜，同时也检查一下她正忙什么。

王莞的话一下提醒了老孟，老孟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说，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呢？她既然给了我钥匙就是允许我随时去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老孟兴冲冲找姚旋去了。在姚旋住的小区下了车，老孟顺便到花店买了一束鲜花。这对老孟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要是以往老孟肯定买水果之类的，吃进肚子里才是真的。

老孟手捧鲜花走在傍晚的阳光里。那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斜阳将老孟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姚旋这个时候应当下班了，老孟想，万一有应酬之类的，我进去把花插上就走，等她回来了突然见一束鲜花开放在床头，肯定也会十分惊喜的。老孟想，或者把花瓣撒满一床……如果是这样她就不仅仅是惊喜了，肯定还会惊叹。大家都说我是老博士，傻博士，如果老博士愿意再浪漫一回，浪漫的也是博士水平。

老孟走在小区里，引得几个带孩子的保姆观望。老孟有些不好意思，望着自己长长的影子急走。老孟又有些后悔自己买这束鲜花了，显得极为矫情。都三十八岁的老男人了，还和十八岁的小男孩学。

老孟急匆匆进了姚旋的那一个单元，然后噓了口气上二楼。在二楼门前老孟不由捋了捋头发，整理了一下衣领。本来老孟举手要敲门的，想了想又把举起的手放下了。老孟拿出了钥匙。

老孟打开门走了进去。老孟向厨房里望望，没有任何人烟。果然没回来，老孟叹了口气，不知是失望还是解脱。老孟提着的心又放下了。老孟走向卧室，老孟想拿钥匙开门，可是钥匙还没插进锁心门就开了。门没锁虚掩着的。老孟推开门顺手把灯就打开了。随着蓦然的亮光姚旋啊的一声从床上坐了起来。

谁？姚旋惊恐地道。

老孟手捧鲜花转过身来微笑着答：我！

可是，当老孟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像被谁点了穴定在那里。老孟看到姚旋和小苏正忙着穿衣服，床上一派忙乱。老孟似乎听到自己体内“铮”的一声，有什么崩断了。

老孟冷笑着看看两人，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出了卧室。老孟走出了单元楼，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拿着钥匙，在小区里乱转，像一个找不到家的人。

老孟走出小区之时，太阳已经下山。老孟已看不到了自己的影子。老孟想起小时候奶奶曾说，人都有影，如果看不见自己的影，就是掉魂了。老孟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小区，刚好被一辆停在小区门前的 TAXI 接住了。师傅望望老孟喊，去哪呀，上车吧。

老孟上了 TAXI，师傅又问去哪呀。

老孟说，随便。

随便？师傅愣了一下，望望老孟轻轻将车滑了出去。师傅把车开上街之前又问，你去哪呀？

老孟不耐烦地从身上掏出一沓钱拍在计价器上，说别问我去哪儿，我说随便就随便。老孟一手搂着鲜花，一手握着

钥匙，静静地靠在那里，微闭双眼，任凭师傅把车开到任何一个地方。

师傅望望身边的男人，判断肯定是一个失恋者。反正不是歹徒，歹徒哪有捧着鲜花的。只要不是歹徒师傅就不怕了。师傅开着车上了三环。师傅的车速不快，就像遛弯儿一样。师傅在三环遛两圈，看看计价器又看看那沓钱，知道绰绰有余，然后又上了四环。

师傅在四环遛了一圈后已是十二点了。师傅看看表，又看看计价器，觉得今晚可以下班了，这才喊老孟。说我要下班了，你在哪儿下车？

老孟让师傅把车开到了学校的门口。

师傅收了钱，把剩下的塞给老孟。说，小伙子看开点，天涯何处无芳草。

老孟没听师傅啰嗦，下了车在校园里乱窜。老孟后来到了湖边，他奋力将鲜花和钥匙扔进了湖里，然后很粗鲁地骂了一句。

我日他娘。

十

老孟回到宿舍已经凌晨一点了。

老孟回到宿舍时雷文睡得正香。可是老孟却睡不着。老孟也没睡，和衣歪在床上也没抽烟也没喝酒。老孟想起了姚旋写给他的信。老孟把姚旋的所有来信都捣腾了出来，这其中还有几张姚旋的玉照。老孟把姚旋用图钉钉死在墙上，他

看到图钉穿心而过像一枚明亮的扣子。钉死在墙上的姚旋在冲他微笑。老孟冲姚旋的照片呸了一下。

这时，雷文突然说话了。

姚旋下周要来……嘿嘿，姚旋下周要来。

老孟跳起来冲到雷文床边，见雷文正甜美地睡。雷文睡着了还不放过老孟，一脸的坏笑。老孟盯着雷文那白皙而又泛着红晕的脸，觉得这张脸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可恶、最丑陋的脸。这年轻的脸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和重负。老孟望着这张脸，不得不承认雷文的年轻。年轻的雷文虽然没有自己值钱，但雷文迟早会值钱起来的，谁都会从年轻到年老。关键是雷文现在的生命效用价值比自己高，所以很多招聘单位都把年龄限定在三十五岁以下。

这时，雷文甜甜地咂了一下嘴，像是正品味老孟的痛苦。长期以来雷文一直把老孟的苦涩当成自己的甜点来品尝。老孟想起了和雷文在论争时所总结出的那套理论。

要消灭一个人的行为，首先要消灭他的理论；要消灭一个人的思想，就要消灭他的肉体。

老孟是唯物主义者，老孟认为无论年轻也罢，年老也罢，生命消失了什么都消灭了。无论是痛苦也好、幸福也好，没有了肉体，一切无从感受。你雷文比我年轻，生命的效用价值比我高，可是消灭了你的肉体，什么价值都没有了。用我生命的低效用价值换取你生命的高效用价值，我也是合算的。

老孟得意地笑了。他觉得自己最终还是战胜了雷文。你雷文再聪明也万万想不到我会用生命的低效用价值换取你生命的高效用价值吧！你是经济学博士，数学学得好，如果我

们一命换一命，你算算我们谁划算。

这时，雷文又翻了个身，仿佛醒过来的样子。这让老孟十分吃惊。如果雷文醒来了，自己可能就没有机会进行这次生命的交换了。到了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雷文会笑嘻嘻地问姚旋怎么样啦？老孟觉得那时候自己无法回答。老孟不但无法面对雷文，也无法面对所有的同学。

老孟焦急地在宿舍里转了一圈。老孟觉得奇怪，宿舍里居然没有一件能一举致人死命的东西，从而完成自己和雷文生命效用的置换。最后，老孟将目光落在了那部笨重的旧电视机上。老孟迫不及待地冲到电视机旁，将电视机抱了起来。老孟抱着电视机走到雷文身边，将电视机费力地举到头顶，然后向雷文的头部砸去……

老孟将雷文的生命拿到手之后，他本来计划写一点什么的。可是，在剥夺雷文的生命之时，吵醒了隔壁的同学。有同学开始敲门。老孟听到敲门声有点忙乱，拿不准开不开门。这时敲门声变成了擂门声，并伴随喊声。

老孟、老孟，雷文、雷文……开门，开门！

喊声惊动了整个楼道的同学，有同学开始撞门。在门被撞开的一瞬间，老孟奔向了阳台，在同学们的惊呼中纵身跳下了楼。

老孟完成了和雷文生命的置换。

在我们后来整理老孟的遗物中，传阅了姚旋写给老孟的部分信件。在信中老孟和姚旋好像在论争一件事。姚旋在信中一直要求老孟把本科文凭寄去，借她用用。姚旋认为比着老孟的真文凭为小苏制造一个假文凭是完全可行的。那样即

使电脑核查也不怕。实在不行就让小苏改名叫孟朝阳。这个世界上重名的人很多。

我们看了信互相望望，不由冷笑了。小苏的名字还没改为孟朝阳呢，却已顶替孟朝阳和姚旋干那事了。从姚旋的信中可以看出，老孟一直反对她为小苏制造假文凭。姚旋却一直给老孟施加压力，并且在信的末尾总是说，如果你同意，我下周就来。

所以，老孟在读完姚旋的来信时总是说，姚旋下周要来。

事发后姚旋的相片一直挂在老孟的床头，连刑警在勘察现场时都没注意。姚旋一脸的微笑，貌美如花，美丽如画。扫过一眼，完全以为是电影明星的招贴画。在照片的背后有一行小字。

赠给我亲爱的朝阳，永远爱你的姚旋。

后来我问师兄王莞，这些信件和照片如何处理？王莞说，这是师哥的私人东西，师哥走了应当物归原主，都还给姚旋吧。王莞又说，我已和她联系上了，姚旋下周要来。